



THE
FIRE

第二夫人

欧文·华莱士 / 著
王爱飞 / 译 谢显宁 / 校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美国文学经典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J. H. R.
F. H. R. A.*

第二夫人

欧文·华莱士 / 著

王爱飞 / 译 谢显宁 / 校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美国文学经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夫人/(美)欧文·华莱士(Wallace, I.)著;王爱飞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7-80647-950-3

I. 第...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348 号

书 名:第二夫人
作 者:(美)欧文·华莱士著 王爱飞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网 址:WWW. BHZWY. 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
字 数:27 万
版 次:2006 年 5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23.80 元
ISBN 7-80647-950-3/I·601

邮政编码:330008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她坐在那里，开始觉得要好些。严峻的考验已基本结束。

椭圆形黄色房间里，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已经重新摆设过。她直挺挺地坐在条子花沙发正中，满心警觉，背朝拱形窗户和宽阔的南草坪，面对白宫记者——其中至少有二十名女记者，还有四名男的。他们大都坐在折叠椅上，全都那样冷酷无情。

她让自己坐在诺娜·贾德森——她的新闻秘书和朋友——和人事秘书劳雷尔·埃肯斯中间，觉得有了依靠和安慰。可是，沉重的担子却一直未曾减轻。自当上第一夫人两年半来，她还只举行过四次新闻发布会。这次是第五次，还是因为丈夫的催促（“多抛头露面对我俩都有好处”）才举行的。由于她长期默默无闻，记者们提的问题太多了。

过去的一小时虽没有一丝喘息时间，但大部分问题既好对付，又很琐碎。诸如，她是否真的一直在吃低糖食物？是否准备恢复网球课？是否打算积极参加丈夫的预选活动？总统是否向她吐露心曲，就国事问题征询她的意见？近来读过哪些小说？对当前妇女风尚有何看法？伦敦的莱德伯里是否还是她宠幸的服装设计师？对最近民意测验推举她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妇女有何感想？诸如此类，提个没完。

接着，一个体态肥胖，带得克萨斯口音的女人提了个严



肃的问题，“布雷福德夫人，关于你将在本周参加莫斯科国际妇女会议的公告，即陪你丈夫参加伦敦最高级会议之前——”

“噢？”

“——关于平等权利修正案或者流产问题，你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在莫斯科，你准备谈这些问题吗？”

她觉得新闻秘书在身旁不安地蠕动，但她不顾秘书的警告，只顾说下去：“我在会上发言时，两个问题都要论及。至于我的观点，那毫无改变。我仍然相信，美国的妇女平等权利问题早已解决——我们现在得到的支持与日俱增。关于流产问题，两方面已说了很多。”她打住话头，想听到新闻秘书如释重负地嘘那一口气。她果真听到了。她又接着说下去：“但我觉得，用不着用立法来反对流产。我认为这应由个人，应由每个妇女自己来选择。”

“你在莫斯科会谈到这点吗？”

“毫无疑问。我还准备根据我所能得到的统计资料评价美国妇女目前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

另一个又高又瘦的记者站起身。她的波士顿口音抑扬顿挫：“布雷福德夫人，你能否告诉我们，在国际妇女会议上，你还希望讨论些什么问题？”

“美国劳工中的妇女，我们军队中的妇女。啊，许多别的问题。我回国时会准备好一份详细的报告。”

《纽约时报》的女编辑站起身说：“我知道你要在莫斯科待三天，能否谈谈会议外你准备进行的其他活动？”

“可以。因为此行是我对苏联的首次访问，所以我希望挤点时间观观光——但我想，诺娜在这里，她更了解我的日程安排。”

她望着诺娜·贾德森。于是，她的新闻秘书很快接过



话头,详细介绍起来,讲得兴致勃勃。

比莉·布雷福德松了一口气,第一次靠在沙发上。这一天,特别是从中午到现在,忙得喘不过气,而且一直忧心忡忡。现在,她才觉得真是累坏了。她觉得衣着有点凌乱,低头看看淡蓝色的开司米外套,深蓝色的百褶裙。这身衣服还是那样鲜艳整洁。还该看看头发,她那柔长的金发梳在脑后,用丝带扎了个发髻。和平常一样,又有几缕发丝松开了,垂在前额。她用自己特有的姿势,把那几缕柔发抚平。

诺娜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们讲着第一夫人莫斯科之行的日程。比莉·布雷福德真感谢她。她假装听得专心致志,思绪却飘回这严峻的一天,她回想着从上午、下午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午前,她就处理好全部私人信件,特别是给在马利布的父亲和妹妹基蒂的信。告诉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动身去伦敦前,她一定要到洛杉矶去一天,希望能见到他俩。

后来,她进行紧张的交际活动。在家庭餐室为参众两院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的夫人们举行了漫长的午餐,参加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委员会领导人的夫人。一吃完午餐,马上又接见全国残疾人协会举办的绘画比赛中的优胜者。然后,刚从伦敦赶来的莱德伯里又亲自为她试穿新上衣和礼服,在访问莫斯科和伦敦时,她要穿上的。接着,贴身女仆萨拉·基廷又帮助她全力寻找以前大学时的剪贴簿,盖伊·帕克代笔为她写自传时需要研究。一做完这些,她就赶快下楼,匆匆来到外面的玫瑰园。八月末的下午,空气温馨,在阳光下接见女童子军代表和领队,给那些在社区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人发特别奖,对此她感到很惬意。

仅剩四五分钟时,她又和诺娜一道去楼上那间黄色柚



圆房间。新闻界的代表聚集在里面喝茶，等待着她们的到来。

而现在，又过了一个小时，她意识到新闻发布会终于宣告结束。在她左右的诺娜和劳雷尔已站起身。她也急急忙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细语低声地致谢、道别。

房间已空空如也，她还站在那里，但已精疲力竭了。那张典雅、苍白的脸上，长时间冻结的笑容凝固成一条绷紧的直线。过去了，严酷的一天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并未完结。

还要演出最后的一幕。

她振作精神，独自离开房间，穿进长长的走廊，走进下楼的电梯。

几分钟后，她走进西楼，迈步直趋密议室。她很少有担心或紧张的感觉，但此时此刻却既担心又紧张。大房间里，腾腾烟雾中充斥着皮革味。正如她预料的那样，他们都在。一共五人，都坐在离门边不远的华贵的桃花心木桌子旁，目光还盯着两个电视监视屏幕。屏幕上正放映着她刚刚离开的那间黄色椭圆形房间的图像。

这群人中职位最高的一个矮壮的男人，克格勃主席伊凡·彼得洛夫将军，一下子跳起来。他那宽大的斯拉夫人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啊，薇娜·华维诺娃！”他喊着，走过来，在她脸颊两边吻着。“我亲爱的，你真了不起，表演得天衣无缝。请接受我的祝贺！”

他身后有朱克上校、她心爱的亚历克斯·拉辛，还站着两个不认识的人向她道贺。

她的心不再跳了。“谢谢，”她说，“非常感谢你们。”

彼得洛夫将军又说：“那么，最后一次彩排结束了。”他打量着她，“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很好。”他抓起帽子。“我现在就去克里姆林宫告诉总理。”

她跟在后面离开了屋子。看着他们钻进汽车，驶离仿造的白宫，穿过了克格勃卫兵打开的高墙大门。她站在那里望着，眼光越过洞开的大门，越过远方金碧辉煌的圆顶屋和克里姆林宫里的尖塔，直到莫斯科遥远的天际。

还有三天，她暗自思忖。难熬啊，快三年了。

终于，薇娜·华维诺娃自己笑了。这次是由衷的笑。

不错，一点不假，她已准备就绪。

一跨出他在乔治敦的公寓大楼，盖伊·帕克就知道今天日子难挨。华盛顿一进入又热又潮的季节，全国也就找不到哪座城市比它更令人窒息了。刚拐上小路去车库，他就已觉得浑身黏糊糊的，从胳肢窝到腰部都是一片片的汗水，贴在身上的衬衣就像一大块发黏的绷带。他打开自己的新“福特”牌汽车的锁后，就脱下薄麻布的外套，松开领带，然后，钻进车，坐在方向盘后，叠好外衣，放在客座上，再把小型盒式录音机放在上面。

他启动、倒车，离开小路后就加速，飞快朝麦迪逊旅馆开去。他的午餐定在一点半。他不想迟到，因为客人忙得很，又是帮他的忙。以前，他曾两次和乔治·基尔德定好午餐时间，而每次基尔德都因急事在最后一刻又取消了。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编辑部的基尔德，得到保证说，今天下午他们的约会如期举行。帕克更是决心不迟到，因为会面对他确有帮助。这位编辑部主任会见帕克毫无好处，可帕克却会大有收益。全城都知道，至少新闻界同人之间都知道，帕克要得到出版商预支的给第一夫人写自传的五十万美元（还有五十万要捐给慈善事业）。基尔德本有种种理由嫉妒，找岔子不予合作。可事实却证明他是好人，是个喜欢看到记者同行发大财的老前辈。

帕克提早四分钟到了麦迪逊旅馆。他提起录音机 and 外衣，把汽车交给看门人。一走进陈设优雅的门厅，冷气使他



一下子清爽起来，又有了精力。他转身向右，走过接待处、收费窗，快步朝那个外表无华的餐馆走去。进门时，他看见女招待正领着基尔德去桌边。他朝他们走去，挥手招呼基尔德，而基尔德也挥手招呼他。

他不很了解基尔德，从前给总统写演讲稿的两年半中，可能遇见过基尔德六七次，也交谈过几次，但都很短促，谈的还都是政治问题。

对基尔德本人，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由于对消息报道的固执态度、对报道准确性的近乎宗教的虔诚，他备受同事敬重。直到有一次开会，比莉亲自把他带来之前，帕克真不知道基尔德和第一夫人之间有任何联系。他们一直在谈论比莉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从瓦萨毕业后的那段时间。在她父亲退休前，她在一家广告行工作过。这家广告行是拥有经销她父亲所搞的一些发明的那家公司。她也在纽约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当过一阵公司驻伦敦的代表。以后她回到洛杉矶，决心写小说，但写到一半又撕得精光。

“不久，你就在《洛杉矶时报》找到了工作，是吗？”帕克问过她。

“不全是那样。事实上，我在报界的第一个工作——你如能那么说的话——是在圣莫尼卡干过一周免费分发报纸的工作。钱倒无所谓，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钱。可它却使我了解许多事情，到过许多地方。不干这工作就根本不可能。嗯，有一天，编辑指定我写一篇关于吸毒康复中心的文章，我没按惯例去找中心主任了解情况。我读内利·布莱的传记产生了个想法。”

“是那个想打破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纪录的人吗？”



“是的。凡尔纳的菲力斯·福格在小说中用了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八八九和一八九〇年,内利·布莱实际上只用七十二天就走遍了全球。不管怎样,她一边开始当《纽约世界报》的新闻记者,一边开始对送到布莱克韦尔岛上的精神病人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做报道。可内利没有按传统方法写,而是乔装打扮,穿得破破烂烂,目光散乱,假装神经错乱,结果自己也被送上布莱克韦尔岛。作为病人,她目睹了其惨状及受到的虐待。出来后,她就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两篇头版报道。这一揭露使她一夜成名。对了,那里分派给我的例行工作是写关于圣莫尼卡吸毒康复中心的报道。于是,我想起了内利·布莱。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那样干?”

“你也让自己作为瘾君子被送进那个中心了?”

“吸古柯碱瘾君子。果然奏效,真是大开眼界。后来,我以病人的口气,用第一人称写的。嗯,我不敢说引起了轰动——毕竟,文章是登在那种免费散发的小周报上,报上还有乱七八糟的房地产、食品市场的广告。不过,这篇文章还是使我有小名气,尤其是得到家人的赞赏。我父亲就很喜欢并深受感动,剪下后,寄给他在《洛杉矶时报》当董事的一位朋友。那位董事也喜欢我的文章,并因为这是克拉伦斯·莱恩的女儿写的——那时,我父亲因为他的发明很出名——于是,董事把文章送到了编辑部。总编辑召见我谈了一次,决定让我当试用记者。”

“你干得怎样?”

比莉·布雷福德笑起来,“首次任务就失败。要不是乔治·基尔德,才干四十八小时的我就会被解雇。他是报社编辑,救了我的命。”

“出了什么事?”



“啊，我不想再提它了，问乔治·基尔德吧，他会全告诉你的。眼下他在华盛顿，是《洛杉矶时报》编辑部主任。其实，你无论如何也该见见他。许多我记不清的有关我搞新闻工作的趣事他都能告诉你。他有真正的记者的眼光，去问问他吧。”

“我有这个打算，布雷福德夫人。但我想先问问你，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样，布雷福德就她所记得的告诉了他。

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那就是帕克最初所知的基尔德在比莉·布雷福德生活中所起的小小作用。因此，他想会见基尔德，并在最近做了尝试。而现在，通过第三次努力，帕克终于在麦迪逊餐馆坐到了基尔德的对面。

帕克马上向老记者的合作表示感谢。

“没什么。”基尔德说。女招待转过来要他们点菜。基尔德扫了一眼菜单，点了鸡汤面、奶酪、莴苣夹肉三明治。帕克打量着这位编辑部主任。只见他雪白的眉毛又粗又密，鼻子引人注目，肉墩墩的下巴上留下两条刮脸伤口，这一切全压在短脖子上。矮壮的身子被包在皱巴巴的灰衣服里。

帕克点好菜后，指指他们之间塑料桌上的录音机说：“你介意吗？”

“说吧。”基尔德说，“我可不用这些浪费时间的东西。要誊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又不重要。不过，对录音机说我不在乎。”

帕克按下了录音机上的按钮。

“你在华盛顿有多久了？”他问。

“比莉·布雷福德进白宫前一年调来的。”

“大约有两年半了。”



“差不多。我真为她骄傲。她使老白宫有了新气象。她和杰奎琳·肯尼迪一样文雅，和贝蒂·福特一样精明、诚恳，又比她俩有创见，政治上更老练。当然，和罗莎琳·卡特一样，是伟大的天才。在我眼中，她是最美的美人。”

“我同意，”帕克说，“和她共事很愉快。自她当上第一夫人后，你常见到她吗？”

“不常见。我和东楼没多大关系。我的关系在西楼，全是总统在政治方面的事。但她很照顾我，让我参加过三四次国宴。”

“我过去不知道你和她生活有任何关系。不久前的一天，她提到过你。”

“是吗？她说什么来着？”

“在《洛杉矶时报》，第一次指派她工作后，你怎样救了她的。”

“她把那件事告诉你了？”

“对。她说很感谢你。”

“任何人都那样干的。见鬼，作为记者，她只是刚出大学门的毛丫头，还没办过两件抛头露面的事呢。”他停一会儿，“她告诉你什么？”

“就事论事，仅此而已。她认为，你可能的详细加工，会为那本书增色不少。”

“说下去。”

“报纸第一次指派她的任务，”帕克说，“对她来讲很要紧。而且总编——我记不得他名字了。”

“戴夫·纽金特。”

“谢谢。不管怎样，他指定她去采访某些要人。”

“乔纳斯·索尔克博士。搞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那位老兄，他从拉乔亚到洛杉矶讲演。”



“对。于是，她去采访他，成功了。索尔克很随和，把有趣的材料给了她。她到打字机旁写了报道，交给你转呈总编。你发觉报道写得糟透了，一知半解，错误百出。你没告诉她，把文章压了下来。你知道如果给总编看了，会解雇她的。所以，你就悄悄拿给一位好朋友重写了一遍，一个叫史蒂夫·伍德森的老记者。”

“史蒂夫·伍兹。”基尔德纠正他。

“对，谢谢你。是叫伍兹。他完全重写一遍后，应你的要求又退还给你了。你把他重写的报道给了总编。总编很喜欢，就给她一份长期工作。看到印出的报道时，比莉对所做的改动大为吃惊。她问你，你就开诚布公告诉了她。你对她说，她的采访很糟糕，还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哪里出了毛病。你说，已经请伍兹重写过了，指出伍兹如何把她的报道改得能让人接受。她领悟得很快。第二次及以后的每次都搞得不错。那就是布雷福德夫人所讲的情况，大体不差吧？”

基尔德已吃完最后一块三明治。“嗯，我想大体是这样。”他用手遮住嘴，用牙签剔着牙缝说，“只有一样不对头，那是因我从没告诉她真相。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史蒂夫·伍兹的为她改文章，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即使有此人，我也不会找他。不会让他或任何别人知道她第一次办事就那么糟，也不会让话传到上司那里去。事实是，我把她写的东西拿回家，我自己重写后再交上去的。我一直没告诉她是我干的。我不想要她感到欠了我什么，只是想和她交个朋友，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是我干的。那时不知道，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因此，这部分对你没用处，别把它写进你的书里。我们彼此只是在闲聊，忘掉它吧。”

稀奇古怪的家伙，帕克心想，接着仰面把剩下的咖啡喝



干。这些不要别人感恩戴德的人眼下可不太多了。

“你这样做我很赞赏。”帕克说，“那么，此后，她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大约三年时间都在采访名人。”

“是的。最后一次就是采访加州参议员，安德鲁·布雷福德。对她来说，那才是个开头。”

“那当然。我想听听她遇见布雷福德之前她采访过哪些名人。”

“如果你喜欢的话。”基尔德说。

正当这时，餐馆出纳走到他们桌边说：“对不起，你们哪位是盖伊·帕克先生？”

帕克惊异地抬起头说：“我是。”

“白宫打电话来找你。电话在登记室隔壁。”

帕克感到不解，放下餐巾，道歉后进屋接电话。

另一端传来诺娜·贾德森的声音。

“找到你真不容易。”她说起来，“后来，我才想起你要去麦迪逊吃午饭。”

“和乔治·基尔德。关于书的事。”

“能否缓一下？比莉想尽快见到你。”

“可是，不到一小时我就要见她，搞我们的……”

“不，取消了。她的安排太紧。我是说，明天下午她就要动身去莫斯科。今天没时间和你搞书了，但她还有别的事和你谈。如果你能马上来，嗯，一刻钟左右……”

“好，我争取来。但要和基尔德会个面真不容易。”

“另找时间见他吧。请快点，不然，事就堆起来了。”

说完，她挂了电话。帕克放下话筒，不知该怎么对基尔德说。但一切是多余的，帕克回到桌边时，基尔德已站起身，正在收拾他的香烟、火柴和钥匙圈。

“我知道，”他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又有什么重要事



情了。白宫总是那样的。”

“真抱歉，”帕克瞟了眼收费单，放下几张钞票，“很高兴你能谅解。你对我帮助很大，能再找时间把话谈完吗？”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打个电话就可以。”

他们一道出去，站在旅馆前。街道热得像烤箱。可帕克还是决定不开车，步行去一刻钟就可以到白宫。他要点时间醒醒脑子。基尔德叫车时，帕克再次向他致谢，然后转身走了。

虽然热气蒸人，他仍然走得很快。穿过街，两个记者从《华盛顿邮报》大楼里出来向他打招呼。帕克回了礼，仍然没停步。好几次他都从橱窗里看见自己移动的身影。每当这时，他总有一丝惊奇。从外表看，他显得衣冠楚楚，沉着自信。其实这是假象，他心中疑虑重重。

有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自己竟然成了记者。虽然他无疑是精于此道的。不管人们出于什么目的，总说他像个记者。他身高将近六英尺，可算是个高个儿了，瘦瘦长长的，肌肉却很结实，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肥胖。一头浓黑的头发分向一边，棕色眼睛深陷进高高的颧骨上方。鼻子有点像罗马人，嘴唇很动情（女人爱这样说他），突出的下颌部长着酒窝。

其实，他家从没出过记者。他父亲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母亲是心理学家。帕克上过西北大学，怀着将来会教书的模糊意识埋头于美国历史。他的嗜好就是贪婪地读悬念和神秘小说。这就更增强他想过更活跃、更激烈生活的欲望。早在越南战争时，有人向他许愿说，只要入伍就让他进军队情报部门。尽管他认为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不道德，却又希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幻想。他应征后，上了军官训练学校，毕业后去了五角大楼的情报部门。他一度觉得



有刺激性,可最终却厌倦了。而且,他所与闻的某些战争情报越来越激起他的正义感。越战是一场暴行,这使他觉得自己也受了侵害。

他迫不及待地想退伍。退伍后,他也想让自己远离军事部门,远离那场和地球另一边的千千万万黄种人的战争。帕克用自己菲薄的积蓄去了欧洲,他想单独考虑问题,散散心。那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置身于伦敦、巴黎、罗马这些名城、名胜之中,他既觉得胆怯,又知道这些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城,只是因为它们具有欧洲最有趣味的游览胜地而已。他觉得还是留在本乡本土好些。

他回到美国时,越战已恶化,抗议运动正值高潮。长期蛰伏在他心中的积极意识开始萌动。他情不自禁地去旧金山,参加了一个和平运动组织。这个组织缺乏记者,于是,帕克开始为它写东西,大多是谴责美国政府的传单和小册子。

越战结束时,帕克发觉自己在芝加哥也需要找个工作。一家庞大的私家侦探局在芝加哥报纸上刊登广告找年轻侦探,帕克申请了。因为他有在军队搞情报工作的背景,从情理上讲是不错,这样他找到了工作。开始,他喜欢这差事,很爱把自己想象成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达希尔·哈米特。确实,跑腿、盯梢、违法案件、装置电子设备这类事相当多。但大部分还是和下贱、低级、单调恼人的案件打交道,诸如离婚案、寻找离家出走的儿童、调查一般的诈骗案,等等。为了更具浪漫色彩,他开始信手写作,写了三篇纪实作品,全都卖了出去。

后来,听说美联社纽约办事处有个空缺,帕克急忙写个简历,连同发表的三篇文章的影印件一起交了上去。一周后,他就被召去纽约面谈。和美联社高级董事谈了半小时,